

奥斯丁文集 | 经典插图本

Jane Austen

# 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

项星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61.4/35+2=2

2008

奥斯丁文集 | 经典插图本

Jane Austen

# 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

项星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斯菲尔德庄园/[英]简·奥斯丁(Austen, J.)著;项星耀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327-4428-2

I. 曼... II. ①奥... ②项...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3204号

Jane Austen  
MANSFIELD PARK

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

Jane Austen  
简·奥斯丁 著  
项星耀 译

责任编辑 王蕾  
装帧设计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85,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428-2/I·2496

定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作者像

I can return the compliment, by thanking you for the unexpected pleasure of your letter yesterday, & as I like unexpected pleasure at most, one may say happy; and indeed, you need not apologise for your letter in any respect, for it is all very fine, but not too fine. I hope to be written again, or something like it. I think Edward will not suffer much longer from heat; by the look of things this evening, I suspect the weather is coming into the pleasant North-east. It has been hot here, as you may suppose, since it was so hot with you, but I have not suffered from it at all, nor felt it in such a degree as to make me imagine it would be anything in the Country. Every body has talked of the heat, but I set it all down to London and your enjoyment of our dear nephew, & hope if he ever comes to be hanged, it will not be till we are too old to care about it. — It is a great comfort to have it so safely & speedily over. The Misses Culling's aunt & her husband worked in writing so many letters, but the necessity of it may recommend it to them; — mine was from Miss Clara, & she says that my Brother may arrive today. — No indeed, I am sure too busy to think of it. I can no more forget it, than a mother ever forget her sucking child. I am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your enquiries. I have had two sheets to correct, but the last only brings us to the first appearance. Mr. R. regrets in the most flattering manner that he must wait till May, but I have scarcely a hope of its being out in June. — However, do not neglect it, he has hurried the Printer, & says he will see her again to-morrow. — It will not stand still during his absence.

作者手迹

(致其姐卡珊德拉书片断)

## 就这样,和曼斯菲尔德在一起

### ——代译本序

—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例外,我们从《傲慢与偏见》进入奥斯丁世界,等到拿起《曼斯菲尔德庄园》时,已经是奥斯汀的一个跟屁虫了。

达西出场,“身材魁伟,眉清目秀,举止高贵”,这就让我们有无限好感了,而紧接着一句,“每年有一万磅的收入”,更把这人头马的道德资本给夯实了。所以,整个小说的高潮不在最后的终成眷属,而是达西的“彭伯里”登场。

“彭伯里的树林一出现在眼前,伊丽莎白就有些心慌”,事实上,伊丽莎白·班纳特马上被达西的彭伯里大厦征服,“顿时不禁觉得:在彭伯里当个主妇也还不错吧”。接下来,达西的所有行动,即便有些傲慢,因为有彭伯里当底子,都获得了奥斯汀和伊丽莎白的赞许。而我们读者,作为奥斯汀领地上的居民,自然会分享奥斯汀作品中的一条公理:财产,对于单身汉,那是一种道德增值。达西那“一万磅”,没在你心中增加对他的好感吗?

可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似乎要修正我们的势利眼,虽然小说一开头,还是经济问题:七千英镑嫁入曼斯菲尔德庄园,马利亚·沃德小姐是在是赚的!但是,我们的女主人公芬妮第一次走进曼斯菲尔德庄园,却没有表现出伊丽莎白式的倾倒。相反,“公馆的富丽堂皇令她吃惊,但是并

不能安慰她。那些房间太大了，她在屋里觉得不自在；任何东西她都不敢碰，怕弄坏它们；不论走到哪里她都提心吊胆，怕遇到什么意外，最后只得退回到自己屋里啼哭”。当然，芬妮其时才十岁，还不懂得财产可以兑换成美德。

但接下来的芬妮意志就让我们对她刮目相看了。

小说第四章，芬妮已经十八岁。亨利·克劳福德先生出场，他有钱，风度翩翩，眉目清秀，立马惹得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两个小姐争风吃醋起来，但奥斯丁说得明明白白，他不是真心的，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魔鬼。而且，小说中途第二十四章，他的确显露了魔鬼本色，他再次来到曼斯菲尔德，因为没什么消遣，突然决定，“让芬妮·普莱斯爱上我”，他踌躇满志地要在芬妮的心上打一个小小的洞。可隔了六章，这个纨绔子弟就向世故的妹妹玛丽·克劳福德承认，他已经离不开芬妮，“下定决心要与芬妮·普莱斯结婚了”。但是，面对这个几乎已经变得和达西一样好的亨利，芬妮从不曾真正动心，甚至好几次，连奥斯丁也跳出来帮他说话，为他打气，铁棒磨成针啊！

其实，也不能说芬妮完全无动于衷，亨利跑到她老家朴茨茅斯去看她，脱离了曼斯菲尔德的芬妮在自己的家里反而孤苦伶仃，而亨利又显得前所未有的体贴、敏感和细腻。有那么一刹那，芬妮自己也动摇，“难道他的求婚不是完全合理的吗？”可是，问题就在于，从童年时代起，芬妮就默默地爱着表哥埃德蒙，虽然埃德蒙爱的是玛丽·克劳福德。

小说最后四章，亨利的命运急转直下，当然，这逆转并不完全来自他一边爱着芬妮，一边又引诱了已经成婚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大小姐与他私奔，这逆转来自他突然失去了奥斯丁的庇护，或者说，奥斯丁突然失去了《傲慢与偏见》时代的宽容心情，她变得严肃起来。

我们都记得，达西在《傲慢与偏见》中做的最大的一宗好事就是他悄悄找到了私奔的韦翰和丽迪雅，并押着他们去结了婚，从而挽回了班纳特

家的面子,这事后来也让伊丽莎白无限感激,并一举抹掉了她的所有偏见。但是发生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私奔却不能这样收场,而且,当玛丽·克劳福德向埃德蒙提出,私奔的男女应该尽快结婚,藉此让丑闻最方便地结束时,埃德蒙却非常激动地向芬妮说道:“她向我们提出了一条转危为安、妥协和解、纵容错误的途径,也就是通过结婚让罪行继续下去;可是照我现在对她哥哥的看法,结婚正是我们应该阻止、而不是促成的事。”并且,因为玛丽的这个建议,埃德蒙对她终于彻底失望,并万分痛心地感到,以前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对玛丽这么严格,对亨利就不用说了,小说最后,奥斯丁很干脆地说,亨利走上了“绝望的道路”。

有很多读者不满意《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结尾,芬妮和埃德蒙最后的结合太过草率,完全是奥斯丁上帝般的一个手势!相比《傲慢与偏见》,达西和伊丽莎白修成正果的时候,我们觉得幸福,但芬妮和埃德蒙的婚姻,我们虽觉得应该,却没有特别大的欢喜。那我们的不满足来自哪里呢?

## 二

1809年,奥斯丁一家离开南安普顿,搬入了肖顿屋。这次搬家在奥斯丁个人写作史上可以算一个分水岭,之前她完成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和《诺桑觉寺》,之后完成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之间有十二三年没什么作品。虽然《曼斯菲尔德庄园》在《傲慢与偏见》出版一年后就出版了,而且两书在人物和情节上有诸多同构,但无论是语调还是气氛,两书都截然不同。

动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时,奥斯丁三十六岁,不知是不是获得了更多的自我,奥斯丁的声音不再局限在一个主人公身上,她自由出入多个角色,既用芬妮的眼睛看,也用埃德蒙的眼睛看,一个转身,她也用托马斯



爵士,甚至玛丽·克劳福德的眼睛看,所以,我们读者似乎也被逼着不能任性了,像伊丽莎白·班纳特那样一个角度看人,容易产生偏见的啊!

的确,《曼斯菲尔德庄园》把偏见降到了最低点,诺里斯姨妈是本书中最受嘲讽也最讨嫌的人物,但是,在第十章的结尾,一群年轻人旅行回程,奥斯丁还是非常公道地说了一句,“但是当诺里斯太太不再说话时,车上便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所以,像诺里斯太太这样的多嘴多舌的中老年女性,都会因为这句话获得小说的生存权。同时,作为道德化身的芬妮,当她拒绝出演表哥表姐们的家庭戏剧时,我们也获得多种理由来解释她的动机,她害羞!她清教徒!还是,她跟她的姨父托马斯爵士一样,压根厌恶对家庭秩序和日常生活的破坏!

换句话说,阅读早期奥斯丁作品的经验在这里起了微妙的变化,现在的主人公不再能够被“理智”和“情感”、“傲慢”与“偏见”这样的概念所统摄,芬妮虽然寄人篱下,顺从听话,但她的内心法则却无比强硬,而这种强硬又完全不同于伊丽莎白·班纳特那种青春型的自由意志,毋宁说,芬妮的强硬和她小说中的年龄不相配,倒和作者奥斯丁的年龄比较相称,而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奥斯丁藉着芬妮,第一次把爱情概念扩大了,也第一次表露了最个人化的爱情观念:以深沉的兄妹“情谊”为基础,这样的结合,远比罗曼蒂克的“爱”更有价值。

奥斯丁研究专家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说法,《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奥斯丁的讽刺笔触更加犀利也更加全面。好像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朋友圈,大多是富人,而富人,一向是奥斯丁调戏的对象,所以,轮番出场的人物,从芬妮的两个姨妈到两个表姐,到表姐夫、表姐夫的妈妈,每一个人物都是领了奥斯丁淋漓的讽刺才落座的,但是芬妮除外。想想《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的主人公们,他们一个个比芬妮美,比芬妮更有激情更有思想更有才华,但每一个人都得过奥斯丁的冷嘲热讽,但芬妮没有。甚至,芬妮回到家乡朴茨茅斯,突然看不惯自己的家,看不起自己的

父母，吃不惯家里的饭，奥斯丁也没有一句讽刺的话，还竭力地贬损她的家人来为她的反应正名，实在是，在芬妮身上，奥斯丁已经把自己卷进去了。

萨义德<sup>①</sup>曾处心积虑地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一个偏远地理概念——安提瓜，提出了文化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他详细分析了托马斯爵士的离开，展示了小说中的家庭秩序对另一个世界——缺席的加勒比殖民地——的依赖。把他的这个思路推到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我们会发现，玛丽和亨利，相较于芬妮和埃德蒙，几乎就是亨利·詹姆斯后来反复探讨的关系，既是世俗欧洲对纯洁美洲的一次性启蒙，也是淫荡欧洲被清教美洲的一次爱教育。而在芬妮身上，更是多个层面汇聚一起，她是安提瓜，又是英帝国；是曼斯菲尔德，又是朴茨茅斯；是美洲，又是欧洲，而这样多层面交织的结果，无疑大大削弱了芬妮的爱情激素，《曼斯菲尔德庄园》也因此成了奥斯丁小说中最丰富也最严肃的一部。

事实上，除了奥斯丁以旁观者的热情介绍了芬妮对埃德蒙的感情，我们就没见过男女主人公像样地谈过一次恋爱，所以，被奥斯丁早期小说养育大的读者，面对这种水到渠成式的兄妹情爱，难免不满足。芬妮和埃德蒙的爱情，既没有财产需要赞美，也没有意志需要重申，漫长的岁月更拖垮了化学反应，甚至，原谅我还保留着《傲慢与偏见》时代的势利，《曼斯菲尔德庄园》看到最后，当玛丽·克劳福德对埃德蒙喊道，如果芬妮接受亨利，那大家就都快活了！有那么一瞬间，虽然这样的呼吁被埃德蒙认为十分罪恶，我却觉得也可能是一部分读者的心声。毕竟，在整部小说中，最有恋爱表情也最有恋爱勇气的，是这个花花公子亨利，他那么有激情，那么有诚意，那么可能成为达西！甚至，我在想，亨利可能给芬妮更大的

---

<sup>①</sup>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1935—2003)，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代表作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

幸福,因为,毫无疑问,只有离开曼斯菲尔德,芬妮才能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否则,她永远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一个养女,埃德蒙的一个表妹。

奥斯丁听到我们说出这么冲动的話,摇头了。

### 三

《曼斯菲尔德庄园》看过几遍以后,终于明白,奥斯丁是不会让芬妮离开庄园的。这是伟大的英国文学传统决定的。

问过很多从英国回来的朋友,最难忘的是什么?几乎百分百,他们都回答,英国乡村风景。根据奥斯丁小说改编的电影也不计其数了,我相信多数粉丝也最喜欢BBC版本,原因无他,BBC镜头里的英国风景最迷人。甚至,夸张地说,当英国田野、小路、河流、庄园在眼前徐徐展开时,我们莫名地会有一种乡愁感,虽然,比如我自己,从来就不曾到过英国。那乡愁从何而来?

很多个假期,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奥斯丁,看到伊丽莎白·班纳特面对彭伯里无力自拔,我也跟着软无力。当然,你说我势利我也没意见,但彭伯里为什么比英国国会更激动人心?是什么东西催眠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的心灵和伊丽莎白一样既轻佻又庄重?实在是,英国文学史上,使得乡村风景具有最大抒情功能的,奥斯丁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而奥斯丁的六部完整作品,哪一部离得开乡村风景?她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她写的,无非是“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而这六部中,倒有两部,还直接以地方命名。因此,与其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部爱情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有关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爱的小说。

这样想,我们也可以对芬妮和埃德蒙的兄妹之爱释怀了。让我用最通俗的方法来解释一下,整部小说中,真正的男主人公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你也可以说,它就是达西,所以芬妮第一次面对“他”时,并不愉快,这

跟《傲慢与偏见》的出场很相似；而亨利·克劳福德的出场，就代表着要把芬妮带离曼斯菲尔德的力量，这力量当然只能以韦翰似的方式收场；相似的，为了让芬妮真正意识到曼斯菲尔德的好，需要让她离开一段时间，所以朴茨茅斯一段必不可少，虽然有不少读者嫌这一段多余，但曼斯菲尔德在道德上必须有朴茨茅斯这样的陪衬，就像曼斯菲尔德在经济上需要不出场的安提瓜；这样，最后，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以曼斯菲尔德和芬妮的关系结尾：

他们搬回曼斯菲尔德以后，便住在那里的牧师府中，这幢房子在它从前的两个主人居住时，芬妮每次走到那里，总不免要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现在却很快成了她心爱的地方，在她眼中，它已与曼斯菲尔德庄园区域内的一切景物融成一片，变得同样美好。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小说中每次芬妮情绪波动，都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景色出场，它是安慰，它是抚摸，它是爱情。这样的人和景色之间的绵绵情意，在英国文学中，由来已久，就像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所表达的，“你绿色的田野曾最后一次/抚慰过她临终时的眼睛”。英国作家和风景之间，常给人一种“幸福，因为在英国”的感觉，那奥斯丁的贡献在哪里呢？

基本上，奥斯丁以最不动声色的方式，把英国作家的这种情怀扩大为英国人的普遍情怀，最后，藉着她世代代的读者，英国风景无声无息地成为无数人的乡愁。她描写的村庄的景象、道路的状况、土壤的差别、庄园的气派、河流的反光，充溢其间的感情既是特殊的又是日常的，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所以它具有介乎神和人的品质，既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也提供劝导：就这样，和曼斯菲尔德在一起。

和曼斯菲尔德在一起，和英国乡村在一起，和英国在一起，奥斯丁对

英国的“传销”，真正做到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奥斯丁的世俗笔墨具有真正的催眠性，感谢上帝，我们有这样好的译者，项星耀先生，不仅带我们亲临了十九世纪的庄园，而且还天仙配一般地把中文的魂魄附着在了奥斯丁身上。我想，这也就是奥斯丁对译者的所有要求了。

毛 尖

## 第一章

亨廷顿镇的马利亚·沃德小姐是幸运的,大约三十年前,她单凭手中的七千英镑便赢得了托马斯·伯特伦爵士的青睐,后者是北安普敦郡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她从而一跃成了从男爵夫人<sup>①</sup>,拥有了豪华住宅和丰厚收入所能提供的一切舒适享受和重要地位。这门显贵的亲事获得了亨廷顿镇的普遍赞扬,连她的伯父,一位律师,也答应至少要给她三千英镑,尽管她在这方面毫无权利可言。她有两个姐妹可望从她的高升中得到好处;尤其有些熟人认为姐姐沃德小姐和妹妹弗兰西斯小姐也像马利亚小姐一样美丽,因此毫不犹豫地预言,她们的婚姻也几乎会同样有利。但是看来世界上拥有大量财富的男子,并不像配得上他们的美丽女子那么多;这样,过了六年之后,姐姐沃德小姐不得不嫁给了一个牧师诺里斯先生,他是她妹夫的朋友,但几乎没有任何家产,而妹妹弗兰西斯小姐的运气更坏。确实,沃德小姐<sup>②</sup>的婚事说到底还不算坍台,托马斯爵士有力量照顾他的朋友,让他在曼斯菲尔德取得了一份教区牧师的俸禄。诺里斯夫妇便这样开始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一年有将近一千英镑的收入。但是弗兰西斯小姐的婚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却使她的家庭丢尽了脸面;她嫁给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中尉,他既没有文化,又没有财产,又没有高贵的亲戚,因而毫无指望。在这件事上,她的选择简直再糟也没有了。托马斯·伯特伦爵士从他的原则和自尊心出发,希望他的立身处世无可挑剔,他愿意看到一切与他有关的人都取得体面的地位,也乐于为伯特伦夫人的妹妹尽一切力量,因此他关心这事,然而她丈夫的职业却使他无能为力。在他还来不及想出其他办法帮助他的时候,姐妹之间却产生了无

法弥补的裂痕。这是双方行为的自然结果，也是轻率鲁莽的婚姻难免要留下的后患。普莱斯太太为了躲避无益的规劝，在正式结婚以前，从未向她的姊妹们透露过这消息。伯特伦夫人一向安闲自在，脾气随顺，懒得多事，只要妹妹不来找她，她也落得不管，不再多费心思。但是诺里斯太太却精力饱满，不肯罢休，以致写了一封长长的骂信给芬妮<sup>③</sup>，指出她的行为荒谬绝伦，并根据可能引起的各种恶果，向她提出了警告。普莱斯太太受到责骂后，十分生气；由于诺里斯太太不可能只就自己发言，因此妹妹针锋相对的回信也把两位姐姐都牵涉了进去；托马斯爵士的自尊心使他受不了这种无礼的指责，于是他们之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断绝了一切来往。

他们的家距离这么远，他们的社交圈子这么不同，几乎排除了在以后十一年中彼此获得对方消息的任何可能，但是使托马斯爵士觉得十分奇怪的是，诺里斯太太竟然还会用气愤的声音向他们报告——就像她时常做的那样——说芬妮又生下了一个孩子。然而到十一年之后，普莱斯太太再也无法保持她的傲慢和愤怒，或者再也不愿失去一家可以帮助她的亲戚了。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丈夫无所作为，又照旧要结交朋友，喝酒取乐，低微的收入总是入不敷出，这一切使她急于想恢复从前满不在乎地加以抛弃的亲戚关系。她给伯特伦夫人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悔恨与悲伤，诉说由于过多的子女和几乎一无所有的处境，使她无路可走，只能

---

① 在英国，爵士是从男爵的尊称(男爵以上便得改称勋爵)，因此托马斯爵士即从男爵托马斯。

② 在英国，只有长女才能单独以姓称呼，沃德小姐即沃德家的大小姐，如本章开头提到的马利亚·沃德小姐便不是长女，只能称马利亚·沃德小姐或马利亚小姐。儿子也是这样，如后面的伯特伦先生即伯特伦家的大少爷之意，他的弟弟埃德蒙便不能称伯特伦先生，只能称埃德蒙·伯特伦先生。本书中关于这些称呼上的区别，用得很多，不了解这点便会对所指人物发生误解，以后本书不再一一注明。

③ 弗兰西斯的昵称。

寻求和解。她现在正预备生第九胎孩子,在抱怨生活困难之余,只得要求他们不咎既往,作即将出世的孩子的教父教母,拉他们一把;她无法隐瞒,这对他们继续抚养现有的八个孩子多么重要。她的长子已经十岁,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很想有所作为,可是她能为他做什么呢?不知托马斯爵士在西印度的商行是否需要人手,可以给他今后的生活提供一个机会?他什么都肯干;或者托马斯爵士是否可以在伍尔维奇<sup>①</sup>给他安排一个职务?或者可否把一个孩子派往东印度?

这封信没有白写。它恢复了彼此间和睦亲切的关系。托马斯爵士捎去了友好的劝导和问候,伯特伦夫人送去了金钱和孩子的衣服,诺里斯太太写了信。

这还只是它的直接后果,不到一年,它还给普莱斯太太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诺里斯太太常常对别人说,她怎么也不能忘记可怜的妹妹和她的家庭,尽管她做了许多对不起她的事,她似乎仍想为她做些什么;最后她只得承认,她是希望让普莱斯太太的多子女家庭减少一个孩子的负担和开支。

“如果有人肯负责抚养她的长女,那有多好!”她说,“这孩子今年九岁,正是需要关心的时候,可她那个穷苦的母亲恐怕办不到。这会给抚养人带来一些麻烦和开支,但是与这件善事的意义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伯特伦夫人立刻对她的想法表示同意,说:“我觉得这再好也没有了,让我们派人把孩子接来吧。”

托马斯爵士可不能马上作出这种毫无保留的承诺。他考虑再三,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严肃的责任;要抚养这么一个女孩子,必须措施得当,否则让她离开自己的家庭,对她非但不见得仁慈,而且还是残忍的。他想到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其中两个是儿子,还想到了表兄妹之间的恋爱等

---

<sup>①</sup> 英国的一个海军基地,建有军舰修造所等。



等。但是他刚开始阐明自己的不同观点，诺里斯太太便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讲的和没有讲的一切，都作出了回答。

“亲爱的托马斯爵士，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也承认你考虑周到和慷慨大方，这与你一贯的为人是一致的；大体上说，我也赞同你的看法，觉得一个人既然要扶养一个孩子，便得为她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我相信，在这类事上，我绝不会比任何人差，不愿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我自己没有子女，如果我希望在这方面略尽绵力，那么除了我姊妹的孩子以外，我还能把它用在哪里呢？而且我相信，诺里斯先生也是正直无私的——但你知道，我不会夸夸其谈，讲漂亮话。我们还是不要为了一点琐碎问题，在一件好事面前缩手缩脚吧。让一个女孩子受到教育，让她体面地进入社会，十之八九她便能充分自立，不必任何人再破费什么。我们的一个外甥女，托马斯爵士，或者不妨说，你的一个外甥女，如果在这一带长大，她必然会得到许多好处。我不是说，她会像她的表姐们一样漂亮。我敢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她会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被介绍给这一带的上流社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她会在那里获得一个光荣的位置。你想到了你的两位少爷，但是要知道，那种事在一起长大的、经常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姊妹之间——他们便是这样——是最不容易发生的。这在道德上也是不可能的。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实际上，这是防止这类事发生的唯一可靠的途径。如果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那么要是七年之后，汤姆或埃德蒙第一次看到她，我敢说，那就难免要出乱子。想到这位远离我们的女孩子，一直过着无依无靠的贫困生活，便足以使其中一个温柔多情的男孩子爱上她。但是从现在起便与他们一起长大的女孩子，哪怕她是天仙美女，她也只是他们的一个姊妹。”

“你讲的话确实很有道理，”托马斯爵士答道，“只要这个计划符合双方的实际情形，我也不想提出任何虚构的障碍来阻挠它的实行。我只是想指出，这样的事不应该轻率决定；为了使事情真正对普莱斯太太有所帮